

香川學海

五四

世範 上中下

漢書門	三四號類	三三架	三三冊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四號類	三三架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3144	冊數	33(4)	函號	370 35
------	----	------	----	-------	----	--------

乙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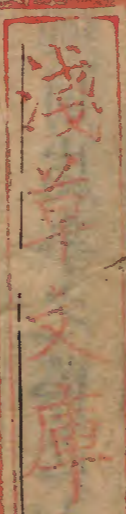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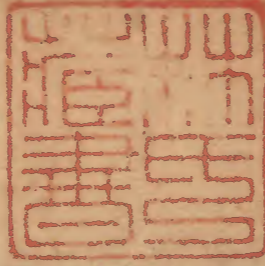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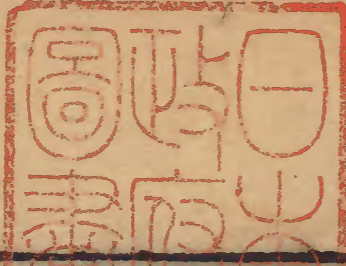


世範卷上

宋 袁采編 華亭陳繼儒訂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
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
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
莫明其由益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
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
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



之性合於已。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已。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已。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起。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已。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已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

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尤啓不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爲父者曰。吾今日爲人之父。蓋前日嘗爲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爲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而知儻吾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善。將以責其子。得。不有愧於心。爲子者曰。吾今日爲人之子。則他日亦當爲

人之父今吾父之撫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於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然則自反之說惟賢者可以言此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蓋中人之性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爲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之愿慈父或責備之無已惟賢智之人卽無此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或不友夫正而婦或不順婦順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卽彼弱此弱卽彼強積漸而致爲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爲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則何患不友恭正順哉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

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
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疣贅雖甚可惡
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胷中泰然矣
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
曹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
若父兄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
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爲父兄
者又當自省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
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
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
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胷次曰此其不思爾
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
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
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爲
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

世範
卷一
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况望其世世篤孝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應與物接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遠効驗孰多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孺之時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雖分相去未

遠而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人亦造物者設
爲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
子初脫胎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
護之不顧其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疎
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孝飛走之屬稍長則
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飛走也然父母於
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
承顏致養極盡孝道終不能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
恩孝道有不盡者凡人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

撫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當自悟亦猶天地生育之
道所以及人者至廣至大而人之回報天地者何在
有對虛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齋醮上帝則以爲能
報天地果足以報其萬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咨於天
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
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
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
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

世範 卷上
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小疵以爲大
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
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
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
說牢不可解爲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
無薄其愛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
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
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
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
其爲非則有舖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
痛宜省悟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
聖賢言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
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
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
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
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

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
分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別幼而示
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
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別則長無爲惡之
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初不均
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凌少初不
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或
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他日不爲惡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
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
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
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
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
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

始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人於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已意亦不可深憎之大
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託及身後
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
驗之事觀之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
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
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
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
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
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
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
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
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
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
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
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

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
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然
爲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
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者獨不爲舅姑所喜此固舅
姑之愛偏然爲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
自悟或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爲子爲婦無可奈何
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一人設心不公爲已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
衆有所分在已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起爭端
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
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
果實之屬直不數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其長凌轢卑幼專用其財
自取溫飽因而成私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
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
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

世範 卷上
提大綱切者分幹細務長必切謀切必長聽各盡公
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
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
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
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
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
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
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衆財產不因於
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
經州經所在官府累年爭訟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
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
嫌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
德又豈不勝於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備裹糧資
結証佐與囑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耶貧者亦宜
自思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
有之况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

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
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
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
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
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
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况又二年再倍不知其多
少何爲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
人有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運於家久而止取其本
者其家富厚均及弟兄子姪絲絲不絕此善處心之
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
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
有作妻家姻親之家置產爲其所掩有者多矣亦
有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
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爲乙所擾十數年間或甲
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亡而其子不能自立乙反爲
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應分人典賣而已欲

世範 卷一 十一
執贖則將所分田產丘丘段段平分或以兩旁分與
應分人而已分處中往往應分人未賣而已分先賣
反爲應分人執隣取贖者多矣有諸父俱亡作諸子
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後獨昌多兄弟者分後浸微者
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分而兄弟各自昌盛
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累衆而已累獨少力求
分析而分後浸微反不若累衆之人昌盛如故者有
以分析不平屢經官求再分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
反不若被論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勝
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

兄弟義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
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
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顧見義居而交爭者
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
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
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宜各盡心不
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

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况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於兄

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倣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况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于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氣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

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槩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鬪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妾爲然僕隸

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
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誅責矣有識之人自宜觸類
醒悟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
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
器用既爲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
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
未嘗有纖毫假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

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債冤主反怒
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
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
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
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
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
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
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
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

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

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况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人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

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買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託場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

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賂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場務放
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
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或
庶幾焉

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
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
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
陷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
忌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污必與胥
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
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
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
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
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
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
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益貧者無田宅可養暮

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為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苟能溫淳守已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不致興訟也

多子固爲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其稍長見其溫淳守已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在襁褓卽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往往興訟又破我家則他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啓爭訟設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江西養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養之姓冠於其上若復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雁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况啓爭端設

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訓教免致身後論訟或已習爲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辯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彼其害者

貧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家衣食教撫如已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於其身後臨欲承重以爲某人嘗以我爲嗣矣故高義之事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別其居處明其名稱若已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已子之長尤不可不明嫌疑於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同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有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勞有恩亦宜割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

盡廢恩義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明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

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爲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爲無人特難值耳再娶者宜慎擇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蕩賭博至于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僞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

之人不憚於論訟貸茶鹽以轉貿而官司責其必償
爲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
益也此乃婦人之大不幸爲之奈何苟爲夫能念其
妻之可憐爲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
善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
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
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
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

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
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
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
不然鮮不破家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
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
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
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
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狼戾不檢從其前

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

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托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
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
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爲舅妻所
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爲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
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者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
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
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女
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

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
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
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
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
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
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爲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
人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年
五十歲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年者

尤爲難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婦人多有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凡其親戚所宜矜念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却妄經官司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官中受其牒必爲追證不免有

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大抵要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父母高年怠於營幹者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父祖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

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
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以爲已分所有必
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婪取
必至與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
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已其中有一不
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於破家者有之國家法令
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
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
以爲長久之計耶

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
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
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
數皆興訟破家之端也

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爲遺囑之文而不知
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心中尚了然
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况有神識
昏亂者乎

置義庄以濟貧族族久必衆不惟所得漸微不肖子

第得之不以濟饑寒或爲一醉之適或爲一擲之娛
至有以其合得券曆預質於人而所得不及其半者
此爲何益若其所得之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擾暴
鄉曲紊煩官司而已不若以其田置義學及依寺院
置度僧田能爲儒者擇師訓之旣爲之食且有以周
其乏質不美者無田可養無業可守則度以爲僧非
惟不至失所狼狽辱其先德亦不至生事擾人紊煩
官司也

世範卷上終

世範卷中

處已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
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裏
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
徒費口頰爾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較三五著尚可對
奕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奕果如何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窶
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賢亦

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
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
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
貧賤設爲高下等級凡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
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親貧者
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卹殊不知彼之富貴
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
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塗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
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
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
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
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
富貴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
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
榮盛以爲此生無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

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築墻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

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蒼蒼者笑耳

實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羸得爲君子小人在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强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

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僞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爲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人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反省其身則愧汗浹背

世範
卷中
五
矣僞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
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
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
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爲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
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
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
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
聞焉此豈不省事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蓋財
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已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已所
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
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
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
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已無損世人頗能行
之而矯飾假僞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
君子指爲諛佞鄉人久亦不歸重也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已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已
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

世範 卷中 六
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已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今人有爲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爲可心以爲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爲不可心以爲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卽神神卽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釋者以謂吾心以爲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人爲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効言之亦無愧至於爲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爲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於神開其禍端耳凡人行已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

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爲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怪之以爲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家其積善多積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爲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爲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亦不敢寘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不忍乎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爲人所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以此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爲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爲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爲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

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之爭爲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爲乞丐竊盜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誨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饒饒徒厚其怨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爲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人所薄且如已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已之臨政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已之才學爲人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已之信行爲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已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爲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

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卹勿辯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

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已輕詈辱人不知愧恥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之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
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
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忌諱
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
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
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
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豈可與
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
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凡可其意
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之逮其稔惡
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爲其父祖破壞
以與鄉人復讐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
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
子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
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
必求以窮治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

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
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也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
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爲我之
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
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
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
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
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
掩之也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
以物市於人蔽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僞之物飾爲真
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
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
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

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爲君子者往往忿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怜小人之無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仙列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滅尅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

世
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果報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卽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衣服舉止異衆不可游於市必爲小人所侮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爲饕爲餽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爲姦爲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爲盜爲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如此故制

世輯
卷中
爲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爲義以限人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於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也蓋人見美食而必嘖見美色而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始於試爲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不可回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絕其交游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爲不肖之事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爲縱試爲之亦不至於朴野蠢鄙全爲小人之所搖蕩也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
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
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
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
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爲獨
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
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
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

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
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
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
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胷中寬泰
與蔽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
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
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
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

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
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吾古人謂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大夫貴人之家尤難
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間冷其俸給亦厚其餽
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
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遠其身後無前日
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
况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
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宜量節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
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饑寒多生男女
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破壞家產以取一時
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干刑憲彼亦不卹豈教
誨勸諭責罵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已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滕罽鍤封識之甚嚴
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之甚
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
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

世範 卷中 三十一
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食妝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
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
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
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
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巫
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
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
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巫醫僧道農
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
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
之前而托名於假貸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
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而
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酷之屬
皆竊盜之流也人有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家
富則習爲下流家貧則必爲乞丐凡人生而飲酒無
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破蕩家
貧則必爲盜竊

世範 卷中 三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人
朴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
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
作謁爲業挾揮啞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之門過州
于州過縣于縣有所得則以爲己能無所得則以爲
怨讐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無報德之事
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
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
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
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
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
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
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
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爲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
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爲憾我不厚於

世範 卷中 三
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平時薄我者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爲也

聖人言以直報怨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讐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讐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謬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賄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爲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爲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已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斂已獨不伏科敷睨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爲胥胥輩冒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贓污狼籍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爲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爲頑

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爲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贓何謂奉化爲頑如黃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爲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爲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爲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異則爲頑官吏受財斷直爲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爲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爲頑若官員與吏爲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有能出力爲衆論訴則不爲頑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陳訟蓋糧稅自有常額足以克上供州用縣用役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雇縣官正已以率下則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餘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着者日用者

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囊篋及其他百
色之須取給於手分鄉司爲手分鄉司者豈有將已
財奉縣官不過就簿曆之中恣爲欺弊或攬人戶稅
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而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
口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支破或陽爲解發而中
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悉舉縣官旣素受其污啖往
往知而不問况又有懵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
者又與之通同作弊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
緡殆不覺也於是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
之數及將任滿請託關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
欠勒令後政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
解爲後政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
前政預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
求備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

世範卷中終

世範

卷中

二十七

前如所計雖多不騎野如限端其信劍奪其相以
輪為新如昔豈非以一手相規蘇以幾平相規姑然
大憚令新如蘇賞夫前如以一手相規不與一手支
之幾又非以幾請其開請以求規夫其規幾幾幾

世範卷下

治家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藩籬周密窻壁門關堅牢
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
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墻剪籬穿壁決關俄頃
可辨比之頽墻敗籬腐壁敞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
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
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
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
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以
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
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
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者
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
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
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
準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
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
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
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亦高人之
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

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質則隣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汗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猶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變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

卹隣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
一日爲讐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
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
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
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
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
引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
端也夜間晁當巡視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
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蠶家屋宇低隘於炙簇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儲積糞壤多爲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
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茅屋須常防火大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
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
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

實於法何益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携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略之人也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於人何及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臥須令人照管往時括蒼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臥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

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忠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虵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妊不正其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主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後人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而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爲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爲嗣者又有婦人臨辱主翁不在則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爲己子者主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己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婦女多妬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况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之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
遁外或溷廁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
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過其蔽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深
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
可蓄姿貌黠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
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
無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
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羣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
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
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
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峭黠之出衆費財
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矯詐
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闔之事必有可
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加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

可以免罪主者胷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褊急狠復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厠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

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
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
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爲
則不暇他見須令一不執爲者旁觀而爲之區處則
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
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
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
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
竊止於飲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略懲之仍前
留備使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
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
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
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侔彥特之
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
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
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
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
生而自殘者

婢僕有無故而自縊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解其縛
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縊處必稍寬仍更令一人
以指於其縊處漸漸寬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
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
理而先解其繫處其身力重其縊處愈急只一噓氣
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

而不蘇當留本處不可移動叫集隣保以專聞官仍
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鼠之屬殘其屍
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或已絕亦當如前說
人家有井於甃處宜爲缺級令可以上下或有墜井
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溺水投
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
與之溺者有所執則身浮可以救應或不及亦當如
前說夜睡魘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動並當如前說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隣家醫治仍經隣

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測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旣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備物我爲一理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旣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况其間求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已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已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良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遞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於天哉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自言併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

他日意外之患也

顧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也

買婢妾旣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爲人所誘略果然則卽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

買婢妾須問其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則不可成契或果窮乏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少與顧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卽以與之也

族人隣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旣姦巧外常某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

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
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
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管
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
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
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吾况受傭
於人其饑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
心必亂况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

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克其欲故內則與骨肉同饑
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
日嚴謹此心姑寢主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
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
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
其心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
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
凡委托幹人所宜警此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

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
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
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
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
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
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
作矣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貸莫令家長
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
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
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炙爲名者皆
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爲不
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
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於大
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思修治

十
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耒耨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由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卽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芟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林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隣里損折果木之屬人

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隣里踏踐山地六種之屬
人養雞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隣里損啄菜茹六種之
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墓山林欲聚錄長
茂蔭映須高其墻圍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
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
至臨時責怪他人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
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
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爲兩丘者有欲便順
併兩丘爲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
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
籍壞爛不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隣保
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修
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壘垣墻纔
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卽修有何
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只用
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
間有以木以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

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鬪書典買止憑契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鬪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畢見在官存私易爲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衆衆分弃與

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弃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鬪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之數則爲漏鬪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決矣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鬪書砧基則粧在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克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不然此

皆俗曹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身後可不
鑒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
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鬪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
費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既深貧富不同恩義
頓疎或至爭訟一以爲已分失去鬪書一以爲分財
未盡未立鬪書官中從文則礙情從情則礙文故多
久而不決之患凡析戶之家宜卽印鬪書以杜後患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鬪書砧基指出丘段圍
號就問見個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
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或係
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卑子執憑交
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
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
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年月四
至畝角必卽書填應債負貨物不可用必支見錢取
錢必有處所擔錢人必有姓名已成契後必卽投印

世範 卷下
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前者已印契後必卽離業
慮有交易在後而管業在前者已離業後必卽割稅
慮因循不割稅而爲人告論以致拘沒者官中條令
惟交易一事最爲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戶不
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稅以至重
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
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
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
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
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
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卽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
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
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卽理會去着或卽聞官
以絕將來詞訴切戒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

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

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質庫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貸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訶

而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
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
文衢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
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
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
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
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
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
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勸其將田產
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
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
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
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
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

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稅雖有省限須先納爲安如納苗米若不起晴旱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然州郡多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旣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又後來則折爲低價如納稅絹初時必欲至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則放行輕疎又後來則折爲低價人戶及攬子多是較量前後輕重不肯攬先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遂愆期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

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

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之人尤當知此造酒必極醇厚精潔則私酤之家自然難售其間或有私醞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挾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起辦官課養育孳累不可妄求厚積及計會司案拖賴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觀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墻穿池逐年漸爲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于細至椽桶籬壁竹木之屬必藉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履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錄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共之也然昔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况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物賢於己非有裨於名教

亦有作為家訓戒示子孫或不該詳傳焉未廣采
 朴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能誦其前言而
 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成編假而錄
 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鋟木以傳昔子思論中庸
 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肖皆
 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
 察乎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
 語錄固已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
 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
 間人或好惡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
 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人復起不吾廢也初
 余目是書為俗訓府判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
 其實三請易之不聽終當從其舊云

淳熙己亥上元三衢栢坡袁采書於樂清琴堂

